

淺談寒山詩 若人逢鬼魅

葉珠紅

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班

yehjung2002@yahoo.com.tw

壹、前言

旅美學者鍾玲〈寒山在東方和西方文學界的地位〉，文中介紹唐朝詩人寒山（一稱寒山子），其詩在五〇及六〇年代，於歐美的流行概況，鍾文肯定美國迷失的一代，嬉皮輩的祖師爺，正是中國唐朝詩人寒山。¹

署名為閻丘胤所作的〈寒山子詩集序〉（余嘉錫已證其為偽作，見《四庫提要辨證》卷二十），文中將寒山抬成文殊化身；拾得是普賢轉世；豐干為彌陀再來，亦即後世所謂：浙江國清寺「天台三聖」。閻丘胤〈寒山子詩集序〉雖為偽作，但在僧徒與文人手中，自宋至清，釋書樂於傳述「天台三聖」事蹟；禪師爭相將「天台三聖」事蹟與寒山詩引為上堂法語；文人之詩話、文集，引寒山詩的情形更是隨處可見。寒山的魅力，從〈寒山子詩集序〉的「文殊化身」，到禪師口中的「寒山菩薩」（真淨克文禪師）、「寒山大士」（永覺元賢禪師），到雍正十一年，被敕封為專司婚姻幸福、家庭和樂的「妙覺普度和聖寒山大士」（拾得被封為「圓覺慈度合聖大士」，即民間所稱的「和合二仙」），民間習俗中的婚姻神「和聖」寒山取代不了「菩薩」詩人寒山，其因就在於寒山詩中的勸世精神。本文引寒山詩〈若人逢鬼魅〉，以見寒山普勸世人，同生知識之大悲心，對寒山其人及其詩能有概略的認識。

貳、若人逢鬼魅

若人逢鬼魅，第一莫驚懼。捺硬莫采渠，呼名自當去。

燒香請佛力，禮拜求僧助。蚊子叮鐵牛，無渠下嘴處。

本詩前幅，寒山教人在面對作祟害人的鬼怪時，首先，不必驚慌；其次，硬撐著不理；再次，能辨識出何種鬼怪，就直呼其名，呼其名則鬼怪會自動離去。

¹ 鍾玲：〈寒山在東方和西方文學界的地位〉，《中央日報》副刊，1970年3月8~12日。轉載《中國詩季刊》3卷4期，1972年。

民間傳說中，鬼怪直呼人名，人若答應，則為其所害；反之，能直呼鬼物精怪之名，鬼物精怪就不能為害人，甚至反過來被人操控；人不受害的前提是：要能辨認出是何種鬼怪且

能叫得出名字。以農爲主的中國，在文學中最常出現的是「山精」，相傳爲晉·葛洪所作的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，對於「山精」，就有多種稱呼：外形像小孩，只有一隻腳的山精，其名爲「歧」、「熱內」；「如鼓赤色」，外形同樣是一隻腳的山精，其名爲「暉」；「如人，長九尺，衣裘戴笠」的山精，其名爲「金累」；「如龍而五色赤角」的山精，其名爲「飛飛」（或作「飛龍」）；《抱朴子內篇·登涉》又說：在山中遇到自稱是「虞吏」的，就是老虎；自稱是「當路君」的，是狼；自稱是「令長」的，是老狸；自稱是「丈人」的，是兔；自稱是「東王父」的，是麋；自稱是「西王母」的，是鹿；自稱是「雨師」的，是龍；自稱是「河伯」的，是魚；自稱是「無腸公子」的，是蟹；自稱是「寡人」的，是社中蛇；自稱是「時君」的，是竈；自稱是「三公」的，是馬；自稱是「仙人」的，是老樹；自稱是「主人」的，是羊；自稱是「吏」的，是麋；自稱是「人君」的，是猴；自稱是「九卿」的，是獾；自稱是「將軍」的，是雞；自稱是「捕賊」的，是雉；能叫得出人的姓跟字的，是犬；自稱是「成陽公」的，是狐；自稱是「婦人」的，是金王；自稱是「神君」的，是猪；自稱是「社君」的，是鼠；自稱是「神人」的，是伏翼；自稱是「書生」的，是牛²；以上的「山精」，分別從寅日至丑日，人行山中會遇到的，化爲人形的飛禽走獸；這些「山精」各有其「專稱」，不少已成爲現今的「代稱」，如「雨師」、「河伯」、「無腸公子」。《太平御覽》妖異部二，認爲物有精氣，人有魂魄，人對於天地萬物所發散出來的「精神」，不必「機發而應」³，這種看法同於寒山的「捺硬莫采渠」——硬是不理；因爲，天地何其大，萬物何其多，再怎麼「博聞強識」之人，面對鬼魅，總有呼不出其名的時候，最安全的方法，就是不理不睬。

「捺硬莫采渠」若是無效，寒山的建議是「呼名自當去」。關於「呼名自當去」如何解釋，日本白隱禪師有不同的看法，白隱禪師認爲人在極短時間內面對鬼魅的變化無窮，很難立馬呼出其名；白隱禪師認爲「呼名」就是持咒，是「返照自心」，爲的是「喚起自己本來人者也。」⁴項楚認爲白隱禪師以持咒「喚起自己本來人」，是「注家借題發揮，並非寒山原意。」⁵

² 晉·葛洪：《抱朴子內篇》卷十七，《四部叢刊》初編子部。

³ 《太平御覽》卷第八百八十六，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子部。

⁴ [日本]白隱禪師：《寒山詩闡提記聞》，《白隱和尚全集》第四卷。（東京：龍吟社發行，昭和九年），頁57。

⁵ 項楚：《寒山詩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176。

《法苑珠林》卷四五引《白澤圖》，記載人類生活中，使用到的器物，如：玉、金、車、白、；生存環境中的門、廁、山、澤、道路、故井、廢墓，這些與人類生活有關的東西，日久成「精」之後，均有其專名，有其特殊樣貌⁶；白隱禪師曰：「縱復有諳得白澤語底人，思議尋討間，必為彼驚落心魂。」「白澤語」指的是《白澤圖》所記各種日久成「精」的精怪名稱，白隱禪師認爲：人在想出並且說出精怪的名字前，人早已受其害，持咒之人則能現出毘盧全身⁷，「一團寶光聚，閑神野鬼，乞命無暇，何處留痕跡？」比起「捺硬莫采渠」的硬是不理，持咒以求全身遠禍，乃明智之舉。項楚認爲白隱禪師「呼名」乃持咒的說法是「注

家借題發揮」；按：以常情而論，能記住眾多鬼魅之名的人，畢竟不多；而能在極短時間內，直呼鬼魅之名的，顯然更少；白隱禪師「呼名」乃持咒的說法，較合常理。

本詩後幅：「燒香請佛力，禮拜求僧助。」請佛要燒香的說法，《須摩提女經》有記，大意是須摩提女以香油塗身登上樓頭，遙請世尊，香氣如雲，傳抵祇桓精舍，阿難見此香非平常所見，問此異香從何處來，佛言：「此香是佛使之香，今須摩提女在滿富城中，為諸邪道所逼，今遣香來請我并及卿等。」⁸香為信使之典由此出。佛教之「禮拜」，有合掌為禮與叩頭敬跪；高僧是佛陀以外，受一般民眾「禮拜」的對象，因僧徒肩負替民眾除災祈福的職責。

「蚊子叮鐵牛」意為無縫可鑽；「無渠下嘴處」意為「無處下手」。項楚引翟灝《通俗編》，認為「蚊子叮鐵牛，無渠下嘴處。」是「上句借引他語，下句申釋本意」的「風人體」⁹；翟灝所說的「語多雙關借意，唐人謂之風人體」，在歷代禪師手中，多作「蚊子上鐵牛，無你下嘴處。」最引此二句作為上堂法語的是滄山靈祐與藥山惟儼：

問：「百丈大人相如何？」師云：「魏魏堂堂，煒煒煌煌，聲前非聲，色後非色，蚊子上鐵牛，無你下嘴處。」¹⁰

⁶ 詳見《法苑珠林》卷四五〈審察篇·審學部〉第四。

⁷ 毘盧，毘盧舍那的簡稱，又作毘盧遮那。毘盧舍那為釋迦牟尼佛法身之名號，譯為「徧一切處」，即光明遍照之意。

⁸ 吳·支謙譯《須摩提女經》卷一。

⁹ 項楚：《寒山詩注》舉清·翟灝《通俗編》卷三八〈風人〉：「六朝樂府 子夜、讀曲等歌，語多雙關借意，唐人謂之風人體，以本風俗之言也。」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0年），頁177~178。

¹⁰ 《祖堂集》卷一六〈滄山〉。

（藥山惟儼）師於言下契悟，便禮拜。祖曰：「你見甚麼道理便禮拜？」師曰：「某甲在石頭處，如蚊子上鐵牛。」¹¹

滄山靈祐形容百丈懷海的胸襟氣象，非言語所能描述；藥山惟儼則是經馬祖道一的點撥，悟到自己先前在石頭希遷門下，石頭希遷要他善自體會何謂「即心即佛」，不為其說破的苦心，「蚊子上鐵牛」是藥山形容自己當時未能領會石頭希遷之教，觀念混沌未明時，有口說不清的心情。

滄山靈祐與藥山惟儼引「蚊子上鐵牛」，均有「無以名之」之意；臨濟宗大慧普覺禪師認為「凡語言注解不得處，便道：『蚊子上鐵牛，無你下嘴處。』如此之類，謂之句中玄。」¹²清·釋性統以「言無意路」，作為「臨濟三玄」之「句中玄」的解釋¹³，與大慧普覺以「語言注解不得處」釋「蚊子上鐵牛」，大體無扞格，兩人均有將下句「無你下嘴處」的本意釋出。

寒山認為「燒香請佛力，禮拜求僧助。」祈佛求僧以解逢鬼魅之厄，這種行爲，有如「蚊子叮鐵牛」；「無渠下嘴處」是說佛與諸僧，對人類此等祈求，均無下手之處。寒山言佛與諸僧，對鬼魅無處下手，其用意在勸人返本還源，因迷路而歸覺路，了悟無明實性即佛性，知一己身心與佛無別，不向外馳求，便當下無事。

參、結論

人在逢鬼魅時只知祈佛求僧，乃因曠劫無明，不知迴光返照；從寒山勸人「捺硬莫采渠，呼名自當去。」可知寒山意在強調：人唯有靠自力方能自我救濟。佛與諸僧無下手處，正是人之得力處，人在面對鬼魅時，不管是硬是不理或是持咒以對，都是迴光返照後的定力展現，「五力」之一的「定力」一現，即所謂得佛慧力之人，得佛慧力之人，不僅是逢鬼魅時才知迴光返照，盡大地爲其解脫門。

¹¹ 宋·法應集，元·普會續：《禪宗頌古聯珠通集》卷十四。

¹² 《指月錄》卷三二，《徑山宗杲大慧普覺禪師語要》下，〈普說〉。

¹³ 清·性統編：《五家宗旨纂要》卷一：「，第二句中玄，，其言無意路，雖是體上發，此一句不拘於體故。……」